

《自殺的解剖》

《自殺的解剖》(*Anatomy of a Suicide*)是愛麗絲·柏芝(Alice Birch)的劇本，2017 年在倫敦皇家宮廷劇院首演，由凱蒂·米契爾 (Katie Mitchell)導演。這是三個世代的女性，兩個自殺死亡交織而成的故事－祖母 Carol 在女兒 Anna 十六歲時自殺；Anna 長大以後生下 Bonnie，在 Bonnie 還是嬰兒的時候自殺；孫女 Bonnie，因著家族的痛苦，想要結紮斷種，了斷家族中遺傳自殺的痛苦。

這個文本是以演出方式編排過(scored)，以重疊場景的對話方式寫成，共有十六場。閱讀這個文本必須在腦袋中想像劇場空間的調度，以水平方式閱讀，串聯演員在場上的行動與對話，因為跨時空的呼應是本作品重要的特色之一。

前三場是以遞增的方式－

第一場場景在醫院，Carol 趁丈夫 John 出差時服藥自殺被救，口口聲聲說那是意外，並且不斷道歉。從口中我們知道她割腕，還喝了酒與藥物。

第二場有兩個景－

A 場景在廚房，Carol 在削蘋果，然後電話響，一段對話，然後音樂流瀉而出，Carol 舞動。

B 場景在醫院，我們看到 Anna 還沒完全清醒，手腕綁著繃帶，頭上有割痕，她對自己試圖自殺的行為也一直抱歉。

第三場有三個景－

A 場景在廚房，Carol 抽著煙，空間許多氣球，是鄰居小孩的生日(這時 Anna 尚未出生)。

B 場景在臥房，Anna 回家之後，脫下外套，準備吸食海洛因。

C 場景在醫院，Bonnie 在為一個病人縫補傷口。

第四場以後都是三個場景並排，一直到十四場。導演藉由舞台上的數字，開場將 Carol 定在 1972 年，Anna 在 1998 年，Bonnie 在 2033 年。藉由場面的交織與對話，我們知道祖母 Carol 已經結婚，第一次嘗試自殺之後，生下 Anna。1998 年，Anna 已是成年，十六歲時經歷母親自殺，此時身心已經破碎不堪，不僅生活沒有穩定結構，也進出精神醫療院所許多次。2033 年，孫女 Bonnie 已經成年，在醫院工作，父親在母親 Anna 自殺死後再婚，她繼承了祖母買下的這個房子。但祖母與母親都在這個房子自殺，對她造成深刻的負面影響，我們看到她的人際關係與對自己的認同有不少問題，當然她也掙扎著要活下去。最後三場依序遞減：

第十四場，Carol 自殺。

第十五場就只剩下兩個場景，Anna 在這場自殺。

第十六場只剩下一個場景，我們看到 Bonnie 要賣房子，與買客一段簡短的對話。

劇作家沒有論證自殺的對錯，對有些人來說，自殺似乎是唯一能夠解脫痛苦的方法。雖然周遭人對於親友自殺之後被救活，有諸多不解與憤怒，但與其他劇本不同的是，柏芝讓我們看到遺族的反應，與遺族所承受的傷害，這個劇本描述了自殺對於後代影響之慘烈，而這傷害是跨世代的。比如在第十四場的A場景，十六歲的Anna剛拚完考試，來到父母相約野餐的地方要慶賀母親Carol的生日，由父親John口中得知Carol自殺了。B場景，成年的Anna在醫院生下Bonnie，虛弱地抱不起寶寶(她從成績A的青少年，成為與康復無緣的精神疾患)。C場景，Bonnie在游泳池，癱軟在地上，她也失眠了許久。之後我們看到Bonnie去看醫生，她想結紮，她希望自己不要有後代來終結家族的自殺歷史。

柏芝是個極具個人風格的女性主義作家，不僅將女性成為悲劇的主角，更讓母職(motherhood)成為悲劇的主題。翻轉自古希臘悲劇以來，兒子傳承父親罪惡的作品主流，父系作為悲劇主角的傳統⁵³，比如易卜生的《群鬼》(*Ghosts*)，亞瑟·米勒(Arthur Miller)的《吾子吾弟》(*All My Sons*)。三代女性呈現了自殺的後果與影響，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，觀眾難以知道角色要自殺的充分理由，因為那不是重點。我的老朋友Michael將柏芝與肯恩相提並論，但他抗拒作品暗示的「基因決定論」(genetic determinism)，生活順遂的Michael認為我們是有辦法超越父母的傳承。

一個人為什麼自殺，是個體的脆弱還是社會情境所造成(Nature vs Nurture)? 一直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。想死是疾病，所以自殺成為問題的行為? 還是個體自殺，衝破了人類生命存在線性的假象，所以自殺成為一種疾病? 我看到作家試圖描述一種黑暗的傳承，與人類承載苦難的有限性。作家透過自殺的「遺傳」表象，呈現人面對生命難處時薄弱的意志，在當代精神醫療處遇的無力背後，提出對人類存在與文明的深刻提問。具爭議性的創作，往往是後來歷史的得勝者。

自殺是人類集體的問題 - 苦難越來越多，要自然過完一生越來越難，這已經不是個人與疾病，而是慢慢成為一種集體趨勢與文化。我們活著的人怎麼辦? 是什麼讓我們繼續活著? 也因著這個劇本，我們得以見到被歷史所遺忘的遺族，或者說是被歷史特意給遮掩的遺族。

悲劇為何物

自殺是悲劇嗎? 若是的話，是對誰而言是悲劇呢? 肯定不是在一旁觀看的人。

自古對於悲劇存在意義的爭議，在於悲劇對觀眾的影響，除了個人的影響，更隱藏著政治性的影響，也就是悲劇對於社會是有利的，還是會造成傷害⁵⁴。柏拉圖在《理想國》(*The Republic*)裡面提及，雖然看表演會給觀眾帶來快感，但悲劇應該被禁止，因為強烈的情緒，觀眾認同劇中人的痛苦，會影響到群眾理性自我控制的能力，危害到社會的穩定。而亞里斯多德反對他老師的論點，認為透過悲劇，觀者感受到哀憐與恐懼，可以宣洩情緒，因著他，劇場的詩學得以建立，但也開啟後代正反兩派的論述至今。

希臘悲劇所描繪的是戰士家族之間的血腥鬥爭，自殺往往是為了達到宏觀政治的目的。到基

督教時代，人們對悲劇的主題和形式提出新的質疑，也就是悲劇對人類靈魂的影響。奧古斯丁並不是很在意舞臺上描繪有關性的吸引，或是暴力和破壞力的行為，而在擔心觀眾代替悲劇角色感受到的哀傷、憐憫與不幸。像柏拉圖一樣，他認為悲劇引起強烈情緒的能力，可能導致對強烈情緒上癮的危險，在靈魂上產生「不潔」(uncleanness)。他譴責替代性的憐憫(vicarious sympathies)，認為將情感浪費在虛構人物上一點好處也沒有，不僅危險，也是人性的沉淪。

相較於亞里士多德強調悲劇情節對英雄落難的重要性 - 盲目的命運或者神祇隱身在悲劇的後面，災難的源頭不是意外，就是無法解釋，黑格爾對此提出修正，提出「正反合」辯證的結構。他認為悲劇是兩股同等強大力量、正反兩股價值體系的撞擊和衝突的結果。這兩股價值或體系並不是好或壞，對或錯，而是同等強大。衝撞不僅產生悲劇性的災難，但也產生歷史政治的進步與知識。也就是悲劇揭露了命運的理性，透過主角的受難，調和主角所承載、過於自負的價值體系。

研究現代悲劇的瑞曼·威廉斯(Raymond Williams)指出⁵⁵，文藝復興時期個體的出現，人的重要性被高舉，因此發展出「人文主義悲劇」(humanist tragedy)，作品的焦點是有名之人的隕落(falls of famous men)。像莎士比亞悲劇的主角所面對的，是那超越、不可捉摸的神秘宇宙和命運。莎士比亞的悲劇主角通常是一個男性個體，經歷不幸、受苦終至死亡。悲劇不是出於意外或者被動，而是來自主角極端個性採取行動的直接結果；也就是一連串互相關聯的行為，不可避免地導致悲劇，而且悲劇不僅發生在主角身上，更是由主角的行動所引起。

到了十九世紀末現代戲劇的開端，人文主義悲劇演變為「自由主義悲劇」(liberal tragedy)，如易卜生描寫的劇中人物，面對的敵人多是社會體制，悲劇英雄成為悲劇受害者。到了二十世紀，現代戲劇將人的經驗分為社會的和個人的，「社會悲劇」(social tragedy)強調人被權力或天災所毀滅，「個體悲劇」(person tragedy)則描寫人在親密關係裡受苦，個體活在一個冷漠的宇宙，只有死亡和靈性的孤寂，由死亡本能而來的破壞與侵略成為人性的一部分。

當代戲劇中第一個以自殺者遺族為主角的戲劇是《晚安，媽媽》，但觀眾看到的是一個即將成為(becoming)遺族的個體所承受的遭遇，雖然蘊含戲劇的虛構成份，但至少我們看到(未來)自殺者遺族的誕生。在精神醫療為主流的當代，肯恩的《4.48》描寫著一個逐漸精神崩解個體的狀態，這個作品越來越受歡迎，就是因為她熟知戲劇/劇場的語彙，以美學器皿承載著個體精神的崩解，讓作品能超脫個體呻吟的有限性，讓世間看到個體精神崩解的可能狀態。我常想，若她沒有自殺，歷史評論家會怎麼評論這個作品？她後續會寫出什麼作品？可惜的，很難不聯想她用自殺來對自己的作品作出評論，幾乎所有的劇評家都難以跳脫創作者自殺死亡的視野，無法超越自傳對於作品美學評論的限制。

柏芝以兩代自殺為主題的《自殺的解剖》，讓自殺成為悲劇的主題，自殺者遺族成為悲劇的主角，讓兩千年以來不存在人們眼前的遺族現身，讓自殺從劇情的急轉事件，轉變成為悲劇的核心動作。這齣戲的價值在於，讓人間可以探討自殺的禁忌與污名化，與自殺對於生者的傷害性(我強調的是「自殺死亡」對於生者的傷害，而不是「自殺者」對於生者的傷害)，進而思考如何經營一個「關注的系統」(structures of attention)，也就是如何培養真正平衡與平

等的憐憫文化，這是瑪莎·納斯寶(Martha Nussbaum)在《憐憫的道德》(*The 'Morality of Pity'*)一文提出的觀點。她不同意柏拉圖認為情緒會干擾理性決定的觀點，反而認為情緒是倫理行動的關鍵元素。她的論述及於全球的政經體制，其政治性訴求也許不完全適用在精神生態的關注上，但她認為悲劇能夠幫助我們更能回應他人受苦的急切性，讓我們了解到人存在的需求 - 免於痛苦的需求，友誼關懷的需求，合理活下去的環境需求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

亞里斯多德提出悲劇是人生的模擬，莎士比亞也說人生如戲，對於現實世界中親身經歷摯愛自殺的遺族，卻經歷了一段慘不忍睹的歷程。自殺者遺族是隱形的族群，他們被歷史遺忘，一直要到這個戲的出現，世人才能稍許理解遺族的經驗。雖然遺族成了劇中的悲劇人物，但看戲與親身經驗是不同的。若在一旁看戲的觀眾，經驗到驚嚇、恐怖、無法忍受、憤怒，或者甚至被操控，那麼遺族要活在自殺失落的歷史裡，是個什麼樣的人生？

我曾說遺族不存在於歷史裡，當然也就沒有其專屬的語言；沒有語言，不僅無法表述失落，也難以讓他人理解失落的經驗。其實我只說對了一半，自殺的語言是從十八世紀精神醫學發達以後開始出現的，只是這套語言是單一的，是由精神醫療文化所掌控。自殺者遺族被發現是順著精神醫療的潮流，其需要在一九六零以後才開始被理解。在這樣的文化裡，自殺被認為是疾病與瘋癲，需要被控管與醫治，遺族的悲傷超乎正常，需要走出來。人們忘記了，自古以來，自殺是人「可能」會做的行為，需要被放在個體生命的語境裡面去理解，而個體生命又與社會思潮與意識發展息息相關。而遺族非自願地接受這個身分，他們被放逐於人世之外，需要被接回家，回到人間，被人們擁抱；他們需要找到繼續活下去的力量與方向。

第八封信 房子

一切都過去了；這個房子，就是重新開始的記號。

你站在那裡，面對過去的野獸，你進入過去，你站在那個落荒而逃的戰場上，你祝福她，跟她說，一切都過去了。

你在那個生死的縫隙之間，你要求陽光降臨，你向上帝祈禱，你向宇宙臣服。你為自己裹傷，為自己上藥，祝福自己。

你以永生神的名，祝福自己 - 祝福自己的生日，祝福自己的心，祝福自己的靈；你祝福自己的過去，祝福自己的現在，祝福自己的未來。

你感謝這個曾經可以殺死你的失落，感謝這個讓你看透人間苦難的創傷經驗，感謝這個破碎你的痛苦，感謝與我短暫的因緣。

你是經歷創傷而復原的生命，是面對鬼魅而不退卻的靈魂，是擊敗黑暗的勇士。這重生的生命，就值得你獻上讚美，獻上感謝，獻上美好，獻上永恒。

你做得很棒。

你要記住，你是個美麗的靈魂。

守夜

在酒吧的 Tom 發起的守夜活動，下個月即將在海德公園東北角的演說家角落舉行，我們可以帶著照片、花、蠟燭，也可以準備詩、或唱歌，來紀念死去的人。這是個神聖的聚會，Susan 已著手準備，當她捧著孩子的照片時，又哭得不成人形。我看著她的孩子，真的是一個美麗的男孩，我緊緊地將她抱在懷裡。

九月，倫敦的天氣已經有股秋意，我們走出地鐵站，來到演說家角落，SOBS 的志工 July，Charlie，John 和 Emily 已經到了，Susan 示意我在一棵樹下坐下來。我輾轉得知，會有一個八十歲的遺族，雖然已經不良於行，每次都會參與這個守夜。大家陸陸續續來到，Tom 和志工非常照顧大家，桌子上有食物也有飲料，樹下已經擺了不少照片。大家的臉上有股難以形容的神情，有點悲傷但又有點專注，我們不時與泛光的眼珠相遇，然後我們會點頭，對彼此致意。面對認識的人，我們只是輕聲地說聲「Hello」，我們的心都在那個不在的人身上。

天色漸漸暗了，人群中起了一陣微微的騷動。我抬起頭，Susan 輕聲說，「Sharon 來了」。Sharon 就是那個八十歲的遺族，因著年歲的關係，大家都覺得她的出席有特殊的意義。藉由出席這樣的紀念活動，她讓自己的生命再度跟孩子連結，讓失落的歷史支持著自己，她壯年時期失落孩子，至今已經快六十年了。她的現身也讓其他遺族懷抱著希望，她讓大家看見，要活下去是可能的，要好好活著是可以的，要活出精采的人生是沒問題的。

按照慣例，Sharon 跟大家說了幾句話，然後我們開始獻詩、唱歌、祝禱。夾雜著靜默，透過燭光，隱隱約約，我覺得 Sharon 的臉很熟悉，好像在哪裡見過，她坐在那裡，一動也不動。我們一群人就這樣互相陪伴，感覺認識彼此有永恆之久。

Susan 要我拿杯水過去給 Sharon，我起身來到 Sharon 身旁，還來不及開口說話，她竟然從椅子上掉下來。眾人一陣驚慌，趕緊叫救護車，慌亂之中，Sharon 孩子的照片掉到地上。我撿起來，是個好男孩，有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，我將照片放在自己的口袋裡，跟著志工趕到醫院探望。

Susan 和我來到尤斯頓路(Euston Road)的倫敦大學學院醫院(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)，但我們不能進去探望。Susan 低聲哭泣著，不遠處幾個遺族朋友互相擁抱，這對大家都是不容易的，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好好的，我們希望 Sharon 能過這一關。

當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經超過十二點，把 Sharon 兒子的照片從口袋中掏出來，倒頭就睡。當晚我夢見自己走在長霧之中，進入一個黑黑的隧道，依稀來到一個後院花園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進來的，這個花園有個圍籬，與鄰居隔有距離，四下一個人也沒有。我低頭走過一個拱門，地上有個凸起來的東西，我蹲下來把地上的落葉撥開，隱約之中，是一個倒地的方

形墓碑，上面寫著「Dear Son」。

隔天醒來，Susan 透過簡訊告訴我，Sharon 在昨晚過世了。

蜂鳥

Susan 和志工相約到 Sharon 的家中整理遺物，我也跟著一起去。原來 Sharon 一個人獨居，沒有兄弟姐妹，所有的朋友都先她而死了，最親近她的就是 SOBS 的 Judy 和 Emily。我想著一個八十歲的遺族，懷抱著孩子的記憶六十年，好長啊！

大家心情都很沉重，每個死亡事件，都會勾引起生命有限的哀傷，每個離別，都會喚起過去失落的痛苦。我們無聲地整理 Sharon 的遺物，她的東西不多，只有滿架的雜誌和書，其中一間房間擺放著繪畫的材料，Judy 打包將東西放在門口。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件 Sharon 的紀念品，Susan 的是掛在牆上的蜂鳥彩畫，Judy 將一包資料交給我，裡面有零散的信件、筆記和圖稿，要我收藏，好好研究。回家之後，我把 Sharon 孩子的照片放進資料袋裡面。

在我們關上 Sharon 前院的圍籬時，一個八十歲出頭的女人走過來，她自稱 Joanna，曾經是 Sharon 的好朋友，她很遺憾六十年來沒有跟 Sharon 再說過一句話，似乎那時候發生一件決裂的事情。是什麼事呢？她搖搖頭，人死了，沒有什麼好說的。她謝謝我們為 Sharon 舉辦的追思會，整理她的空屋，過去的一切都成為過去了。她轉身看到我，表情有點驚訝，說：「我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？你是 Sharon 親戚嗎？」

我不知怎麼回應，只好說「這是我第一次跟他們來，Susan 是我的伴侶，我們是 SOBS 的義工。」

「你想不想進屋坐坐，喝杯茶？」Judy 說。

Joanna 猶豫著，可以看到她費了很大的力氣說出，「如果你們要把圍牆拆除也沒關係。」

然後轉身離開。我看到她眼角的淚水。

經過一整天的整理，我的思緒陷入過去曾經自殺的記憶。卡繆在《薛西佛斯的神話》中說，「真正嚴肅地哲學問題只有一個，那就是自殺。判斷生命是否值得活就等於回答了這個哲學的基本問題。」十八世紀精神醫療興起之後，自殺已經成為醫學的問題，但醫學是淺薄的。要深度理解自殺，必須從歷代對自殺的哲學論述研究起；要談自殺，還要從死亡說起；要談死亡，就不得不談論生命。卡繆說，「對於自殺的反思，給我機會提出唯一一個我感興趣的問題，那就是在死亡那一刻有邏輯嗎？」而「認為經驗的量根據我們生命的景況，是錯誤的，生命完全在於我們。」

我認為卡繆只對了一半，生命的確不能用活著的長度(也就是「量」)來評判，生命的品質也同等重要。但生命「完全在於我們」嗎？若每個人都有決定死亡的權利，那麼，一個人的自殺帶給遺族的，是什麼？一個自殺，會有多少遺族受苦？面對破碎的人生，遺族如何活下來？這是個複雜的題目，如此辯證反思讓我很疲倦，我倒頭就睡。

睡夢中，我在一個空間裡，地上滿是報紙雜誌。四周很暗，我走進一間畫室裡，牆上一張張

的畫作，桌上幾支 Winsor & Newton 的顏料，蓋子朝上，有紅、綠、咖啡，和黑色，畫架前一張蜂鳥圖，油彩還是濕的。有人在這裡畫畫，是誰呢？這裡是哪裡？我轉身，牆上一個鏡子，但我並沒有出現在鏡子裡。「Hello？」我叫出聲。我往畫架走去，看見蜂鳥從紙上飛起，她急速往上飛，衝破屋頂，在我還來不及回神的時候，他已經對著我俯衝而下。蜂鳥的嘴大開，發出恐怖的聲音。

我下意識地往旁邊躲開，像鬼一樣的哭嚎在我耳邊迴響，是誰在哭？空間濃濃的腐臭味，我在哪裡？我想逃離，但我的身體卻無法動彈。

等到我有知覺，才發現自己從床上跌落到地板上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XXX

我在 Susan 的客廳裡面，端詳她從遺族母親 Sharon 得到的蜂鳥圖。

蜂鳥在阿茲特克神話(Aztec Mythology)中一半是人一半是鳥，是最有力的神，他是阿茲特克人的戰神、墨西哥人 (Mexico) 的部落神，後更被升格為太陽神。在巴西，蜂鳥還被認為是拯救人類免受干旱和飢餓的女英雄。

蜂鳥是日行性的鳥，以花蜜為食，充滿靈性；他們是光之工作者，是光的神聖象徵，充滿智慧。因為飛行的速度超快，能快速出現與消失，而被認為具有魔力。五光十色的蜂鳥也象徵廣義上的財富象徵，不僅物質上，還有精神上的富足，成為勇氣，活力，復興和繁榮的象徵。許多印度人將蜂鳥與愛情聯繫在一起；中南美仍有些部落相信蜂鳥的神秘力量，他們將蜂鳥曬乾以後磨成粉，這些粉用來吸引錢財、權力和愛情。

舊金山原住民族歐隆族 (Ohlone) 有一個蜂鳥把火種帶到人間的故事(*How Hummingbird Got Fire*)。故事是這麼說的:很久很久以前，世界被洪水摧毀了，只剩下大老鷹，小老鷹，蜂鳥，大烏鴉，小烏鴉。他們想盡辦法讓洪水退去，肚子餓了，需要火來煮食物。大老鷹就派蜂鳥到住在地底下的獾人去要火，但獾人不願意給，蜂鳥只好空手而回。大老鷹很生氣再一次派他去。獾人看到蜂鳥來了，就說「把火藏起來!把火藏起來!」然後把火藏在鹿皮下面。但鹿皮上面有個被劍穿破的洞，蜂鳥就用他長長的嘴伸進去，取出一塊燃燒的炭火。就在他把炭火安放在翅膀以前，炭火燒了起來，把他的喉嚨燒紅了。這就是為什麼蜂鳥有紅色的喉嚨。

世界被毀滅以後，蜂鳥取火，讓世界重新開始，所以，蜂鳥也是英雄。

XXX

在 Sharon 的資料袋裡面，有許多蜂鳥的手稿，顯然他的孩子對蜂鳥十分著迷。我想起自己年少時也曾經繪製不少蜂鳥，然而轉向雕塑之後，經歷很大的挫折。要用木頭表達出鳥的輕盈優雅原本就不容易，但我就是沒有過那一關。我進到地窖裡，面對疊高高的紙箱，想找出

過去的作品。地底下，標示花、鳥、靜物、動物、植物的紙箱四處散落，角落一個置物箱，滿是灰塵，我認出那是我放置鳥類作品的箱子，裡面收集著自己留念的作品。

我把箱子捧著，走出地窖，放在廚房的桌上，拿出一件又一件的作品，除了那個失敗的雕塑之外，還有草繪圖，水彩與油畫。其中一個作品我用牛皮紙裝著，相框上一層灰塵。我將灰塵擦去，畫面逐漸顯露出來。我不禁大叫一聲！我噙住嘴，不敢相信眼睛所看到的！我再走向窗邊，透過光線，這是一張跟 Sharon 兒子一模一樣的蜂鳥圖！

第九封信 動人的詩歌

午睡醒來，你把自己拖下床，坐到書桌前。拿起左前方的蔓越莓醋飲，喝了一口，暗紅清澈的汁液，在白色瓷杯裡面，讓人喜歡它的淡然。紅紅的液體就靜靜地待在杯裡，不出聲，不嘆息，不掙扎，不抗議。馬克杯的耳朵有野苣、月桂、薄荷、紫蘇的圖案，順著杯身，一個瘦瘦高高的廚師，穿著米黃上衣，白色長褲，頸間繫著紅色的領巾，手中高舉著熱炒菜，新鮮菜豆旁邊，還有一鍋冒煙的燉湯。一旁藍色領巾的廚師，穿著藍白相間長條花紋的圍裙，正切著蔬菜。刀子、叉子、湯匙圍著一圈，與可人的迷迭香圍繞著杯緣。

窗外的強風吹起，杯子裡的醋飲如如不動。大樓間響起強烈的撞擊聲，只有強風才能這樣動員，在繁密的高樓森林裡，上演一場打擊樂。

你站在人前，如同從地獄回來的奧菲，只是唱著不一樣的歌。你不要像奧菲一樣，懷抱著喪妻的痛苦，讓頭顱被水流飄走。你選擇像狄米特一樣，調適失去愛女的悲傷，在冬天讓自己凋零，等候春神的到來；當春天的腳蹤移到，你會發芽，讓世界的穀物成長。

第十封信 生死兩相安

你放下那個要毀滅世界的衝動，卸下那個想要殺人的暴力，揚棄那個想要殺死自己的意念。

你決定要原諒 - 你用你的生命來原諒，用早上的陽光，用未來的計劃來原諒我；你用微笑，月亮的光，珍珠奶茶，用你的一切來原諒我。

你決定要原諒當初傷害你的人 - 那些在傷口灑鹽的人，那些落井下石的人，那些在你兒子軀體上踐踏的人。

你決定要原諒神 - 那個沒有拯救你兒子的神，那個眼睜睜讓你兒子掉落的神，那個宣稱信祂得永生的神，那個賜你我生命的神。

你決定原諒自己 - 原諒自己的自私，原諒自己的疏忽，原諒自己的失職，原諒自己的無能。

對於過去的傷害，你選擇放下。你對自己說：「一切都過去了，你做得很棒！」你放下憤怒，放下焦慮，放下恐懼，放下不安，放棄找尋答案。

你吸入一口氣，感覺肚腹上下律動著，是你的一口氣，是你的這一生，是你的存有。你這樣坐著，面對自己，面對自身，面對生命，面對失落，面對悲傷，面對死亡，面對破碎，面對重生，面對風雨，面對時間，面對光線，面對你的洗手間，面對你的早餐，午餐，晚餐。

只要活著，就無止盡的面對，像風一樣，不停止地吹著。生命就像這樣，一步接一步，一個吸氣接一個吐氣，一個白天接一個黑夜，一頁接著一頁，直到那翻頁的手停止，直到風停止吹襲，直到雨停止落下，直到太陽從東邊出來，直到月亮升起，直到附近的鐘聲響起，直到遠方的山嵐印入眼簾，直到窗外的鳥聲鳴起。

你知道，不需要否定自己的悲傷，不需要走出來，只要跟失落共處；也不需要忘記背後、努力向前，生死就兩相安。

紙鶴與天燈

夜晚的夢總是會帶著我們到生命的關鍵時刻，但有時我們不見得明白。今天，在夢裡面，我進入到一個房子，看到一個女人，她背對著我，她對我的推門而入毫無察覺，繼續低頭做著手工。我走向她，看到她在摺紙鶴，在顏料的桌子上方，吊著許多紙鶴，一串又一串，每串有十二隻。在人世間，紙鶴是傳達思念與祝福之物，她口中喃喃自語著。

東方亦有阿閼鞞佛。須彌相佛。大須彌佛。須彌光佛。妙音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。各於其國。出廣長舌相。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⁵⁶

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。名聞光佛。大焰肩佛。須彌燈佛。無量精進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。各於其國。出廣長舌相。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原來是《阿彌陀佛經》。

她將手中的正方形色紙，對摺成三角，解開，再摺另一邊的三角，解開。將色紙恢復成正方形，再對摺成兩個長方形，紙上就有了八個三角形的痕跡。悲傷，就是那一道道的淚痕。接著，女人蓋下左邊的三角，再蓋下右邊的三角，然後上方的四角蓋下來，成了一個四分之一的正方形。悲傷，沒什麼道理，左彎右拐，成就了它自己的形狀。

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。無量相佛。無量幢佛。大光佛。大明佛。寶相佛。淨光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。各於其國。出廣長舌相。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北方世界有焰肩佛。最勝音佛。難沮佛。日生佛。網明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。各於其國。出廣長舌相。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在四分之一的正方形上，女人再從兩邊折出狹長的三角形，尖尖的三角朝上，像個要往上飛的生命。悲傷，四面八方流竄，往上也往下。在佛聲永恆的穩定感之下，女人把狹長的三角形恢復原狀，四分之一的正方形上面有了四個更小等分的三角。悲傷，大大小小，有它自己的邏輯，有它自己的腳，你不能跟它爭辯，你只能接受它，給它時間與空間。

下方世界有師子佛。名聞佛。名光佛。達摩佛。法幢佛。持法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。各於其國。出廣長舌相。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她渾然不知我的存在。

紙鶴越來越難折了，女人把四分之一的正方形打開再對折，折成更窄的三角形，有時候色紙還破了。經過一連串的對折、解開、再對折，長長的腳變成頭和尾巴，終於做成了有著一對翅膀的紙鶴。悲傷，你只能跟它共處，在破碎當中給出陪伴，紙鶴承載著淚水往天空飛去。

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。宿王佛。香上佛。香光佛。大焰肩佛。雜色寶華嚴身佛。娑羅樹王佛。寶華德佛。見一切義佛。如須彌山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。各於其國。出廣長舌相。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

我開門走向後院，看到天空中無數個紙鶴，無數個天燈，那是來自人間的祝福，宇宙的生命，三世的想念，永世的因緣。我聽到這個女人的心聲：

愛的音符，摺著紙鶴
送上天際，一隻隻
傳達感念的心聲

熱烈的火，糊成天燈
飛向宇宙，一個個
隨風飄散的祝福

第十一封信 謝謝你的愛

謝謝你曾經在我的生命裡，謝謝你愛過我，謝謝你繼續用眼淚在愛我。

我要你記得，在我心中，你永遠是最棒的母親，最美麗的女人，永遠是閃亮的星星。

謝謝你因我而受苦，謝謝你因我而勇敢，謝謝你因我而堅持，謝謝你因我而站立，謝謝你因我而繼續，謝謝你因我而待在人間，謝謝你因我而向前走，謝謝你因我而餵養自己，謝謝你因我而持續修復自己。

第十二封信 繼續微笑

薛西佛斯依舊推著石頭，你揣想著，有沒有什麼讓他喜悅？讓他快樂？即使這一切是如此地不可能？

就像杜象為蒙娜麗莎畫上鬍鬚，你也為薛西佛斯戴上微笑。

這才是人生！

薛西佛斯

在希臘神話中，薛西佛斯以狡猾機智聞名，一生中囤積了不少的財富。

當死神坦納托斯(Thanatos)要來取他的性命，就像欺騙神燈的精靈再回到神燈裡面一樣，薛西佛斯請死神示範如何戴上手銬，結果死神綑綁了自己，失去了自由。沒有死神提取人間的性命，當然也就沒有人死去，也就沒有人進入冥府，人們當然停止對冥王黑帝斯(Hades)的獻祭。

宙斯下令派出戰神去薛西佛斯那裡，要他釋放死神坦納托斯。死神立馬收攝薛西佛斯的靈魂，臨死之際，趁著最後一口氣，狡猾的薛西佛斯交代妻子不要對冥王黑帝斯作出任何獻祭。結果，黑帝斯及冥后帕瑟芬(Persephone)等不到獻祭，非常苦惱。薛西佛斯就說服黑帝斯放自己回人間，說是叫妻子作獻祭後再回來。然而薛西佛斯並沒有依約回到冥府，這激怒了黑帝斯。

由於薛西佛斯太狡猾，他的判刑是無止境的勞役 - 他得將大石頭推上陡峭的高山，當快要到達頂峰時，石頭就會從手中滑落，他又得重新推回去，如此成為他生命的循環。

XXX

前面提到的卡繆名言 - 「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，那就是自殺。判斷生命是否值得活就等於回答了這個哲學的基本問題」，常為後世所覆誦。卡繆認為⁵⁷，一個人的自殺與他的「思想」有關，他說：「蟲在人的心裡面，應該朝人的內心去尋找。面對存在時，我們必須跟隨與了解這個從清醒、從光明脫離的致命遊戲。」因為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，所以「生命的意義是最急迫的問題。」

然而，人需要意義是一種本能，但我們發現生命沒有實存的內在意義；或者我們想要掌控人生，去發現生命由不得我們；我們有「絕對和統一的欲求」，卻發現這個世界沒有「一個理性的與合理的原則」，這兩者之間產生嚴重的衝突。當我們問「為什麼」的時候，世界就裂開來了，在這個縫隙當中，人們發現了荒謬的存在。這個荒謬的真實，個體只能面對，無法用邏輯來論理，也無法逃避。卡繆寫著：

人們玩著文字遊戲，假裝相信不給生命一個意義而導致宣稱生命不值得活。事實上，這兩個判斷之間，不必然有共同的觀點。人只要拒絕被這些先前指出的困惑、分離、不一致給誤導。人只要把一切擱在一旁，直接進到真正的問題。一個人自殺是因為生命不值得活，當然是真的，但這樣說沒有用，因為那是老套之詞。然而對生命的羞辱給予直白地否認，是因為生命沒有意義？生命的荒謬需要一個人用希望或自殺來逃脫嗎？

雖然荒謬會讓人與悲觀畫上等號，但卡繆「拒絕」以自殺作為脫離生命虛無的解決方式，認為我們可以做的是「盡全力把意識所發掘出來的荒謬擺在眼前」，勇敢的面對它，「思索它」，因為「重點是活著」，而且要活得「最極致」(to the maximum)，因為「荒謬是不能被解決的」，它只能被接受。但我們「仍然能夠設法超越」荒謬，在荒謬的人生中，唯有「反叛、自由和熱情」才是支持人活下去的元素。

卡繆要我們認為薛西佛斯是「快樂的」，因為努力推著石頭上山這件事情，已經足夠「使人心充實」：

他的命運屬於自己，那塊石頭為他所有。... 當宇宙突然間恢復了沉寂時，世間無數的詫異之聲會轟然而起。... 沒有無陰影的太陽，同時，我們必須認識夜晚。荒謬的人首肯，他的努力將夙夜匪懈。假如有個人的命運，就不會有更高的命運。... 他明白自己是其一生的主宰 ...由他創造而成。... 沒有主宰的宇宙既不貧寂，也不徒勞。

所以，我認為薛西佛斯不僅快樂，也是幸福的。

XXX

我想像，一開始薛西佛斯的自我對話會是什麼？他會怪自己嗎？他會後悔嗎？他如何面對自己再也無法過著本性的生活呢？他會怨懟嗎？他會想重新做人嗎？日復一日的自我對話之後，他會跟石頭說些什麼呢？也許石頭不會回應，但石頭是他唯一的陪伴，他會和石頭做好朋友嗎？他會和石頭把一切當作遊戲嗎？他如何跟這個命運達成和解？他如何跟宇宙和好？

我想像，薛西佛斯所象徵的，是個體面對生命挑戰時的毅力與決心，面對不可能，依舊全力以赴，他是個體想要戰勝命運的代表人物。而石頭所代表的，是我們身而為人的重量 - 所有的情感、慾望、困惑、失落、悲傷、悔恨、暴力與衝突。

其實，薛西佛斯就是石頭，石頭是另一個薛西佛斯。

薛西佛斯神話所代表的，是「儘管」(despite)哲學 - 儘管石頭會落下，我還是要推上去；儘管會失敗，我還是要採取行動；儘管一切歸於無有，我還是要勇於出發；儘管會死亡，我還是要熱情地活下去。

這個神話的意涵在於，人有決定行動的自由；人唯有採取行動，才能實現存在的自由。而且透過有意識地選擇面對荒謬，人可以超越平庸的生活。這是靈魂轉化的歷程，在這個歷程當中有許多挑戰，這些挑戰是我們的責任，唯有選擇面對我們生命的複雜性，進行內在的整合，將無意識的驅力轉化成有意識的覺知，我們才能平安。

過渡

《西藏生死書》(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)裡面提到「中陰」(bardo)的概念，

中陰是指兩個情境之間的「過渡」或「間隔」，也就是 in-between。因有肉體，人的存在看似堅固、實際、不變，其實永遠在兩境之間，是持續流動、虛實幻化的。人生最明顯的境就是生與死，但在生的這一端，也是一種 in-between。此生的「自然」中陰還可分為「生處」中陰(泛指人在有意識的時候)、「夢境」中陰(從睡著到醒來之間的身心靈活動)、和「禪定」中陰(人修習禪坐時感受到的境)⁵⁸。由這樣的角度，生命的開始不是出生，而是死亡；而死亡，則是走向另一個開始。不同的是，透過存在，我們了解此生的可能性；但是死了，面對的不是終結，而是未知的不確定性。我在想的是，自殺看似終結此生的痛苦，但自殺而死之後的未知會更好嗎？只能說，不一定。

人出生，成長，老去，死亡，日曆月曆一張張撕去，年復一年，世界不斷地往前走。

2020-2021 期間，因著 Covid-19，世界比以往多死了一千五百萬人，這當中，有多少人來不及說再見？有多少人沒有時間悲傷？有多少人根本沒有準備好面對死亡？最嚴重的時候，聽說屍體都來不及燒，染疫的屍體成為人間最大的禁忌，眾人躲避不及。看著醫護人員全副武裝，生命成為敵人；我與你的相遇，是生死的戰場。人，認識的與不認識的，都有可能是死神的化身。

人們隔著玻璃窗，想要碰觸到彼此的手，隔著塑膠片親吻，想要傳達彼此的愛意，在死亡的威脅之下，所有的情感都面臨了紅燈，還有多少來不及說再見的？這已經超過人類的理解，口罩也許隔離得了病毒，卻隔離不了分離失落的哀傷，死而不能復生的傷痛。人跟人的距離已經不能用情感來衡量，而是驚恐、害怕、對立，這樣的情感向度，即使身處在最遠的距離，也無法保證我們的安全感，酒精擦拭而去的，是對另一個存在生命的信任與溫度。

這個人世間重大的失落，我們如何準備面對呢？這個集體的、狼狽的死亡，人變得比物還不如的死亡，我們那時候可以安然整合呢？

2022 年 9 月 8 日，伊莉莎白二世駕崩，結束七十年的女王生涯。2023 年 5 月，查理斯王子登基為國王，成為查爾斯三世(King Charles III)。人來人往，世界照常運轉，黛安娜消失在歷史當中，在查爾斯三世旁邊的，是另一個女人。

Susan 告訴我，她懷孕了，我們期待已久的希望終於來了。我們到肯辛特花園，這是我們開始相愛的地方，我們牽著彼此的左右手，狗狗在我們後面安靜地走著。我們走到紀念黛安娜的兒童遊樂場，明年，我們身邊會有一個新生命到來，而她/他的誕生將會把我們的關係推向一個未知。

生活中，我必須準備好做一個父親，這是除了母親之外，人世間最重要的身分。我和 Susan 被賦予神聖的使命，這個神祕的旅途已經開始了。

關卡

存在界有許多關卡，跨過門進入另一個空間，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。呼吸也是關卡，一吸一

呼之間，成就了我們的存在。生命有許多關卡，出生之後，歷經青少年、長大成人、結婚、生小孩、中年、老年，終至死亡。就生活，則有白天與夜晚，成就了清明意識與夢境。

夢是個很奇妙的經驗。晚上我們閉上眼睛，進入另一個世界，也就進到潛意識的奧秘裡。夢也是一個關卡，在裡面，我們遇見一些人，有認識與不認識的，我們造訪不同的地方，有熟悉與陌生的，我們也可能得到一些訊息，有些人會告訴我們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。夢的奧秘是生命奧秘的一部分。

這段時間，我作著奇怪的夢。從蝴蝶夫人兒子的眼睛，在窄路殺人，追著伊底帕斯王的母后，到進入到一個後花園，發現遺族母親兒子的墓碑，進入顯示在村莊圖稿的畫室，還看見一個女人摺著紙鶴與滿滿的天燈。這一切叫我很焦慮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作著這些夢。到底夢要告訴我什麼？我要如何面對這些我不理解的夢？夢是通往潛意識的道路，為何我的潛意識裡面充滿了這些我不認識的人物？他們跟我的關係是什麼？我發現在夢裡面，我是孤獨的，我孤獨地經歷了一些我不了解的事情，這些情節神秘地發展，但在夢裡面我什麼都不能做，只能經歷。只是作為一個男人，我在意的是，夢醒之後，面對孩子的到來，我必須更認識自己，我需要做好準備，但怎麼做呢？

今天一如往常，在睡夢中我飛了起來，感覺到風在耳邊，微風吹在我的皮膚上，四周陰暗，但我專心飛翔，最後來到一個中古世紀的村莊。這裡每個屋子都是由石頭砌成，每個屋子前面都有一個草坪，四下無一人。對這個地方，我有著無比的熟悉感，順著路，走到一個屋子前面，前花園有著大小石塊鋪成的羊腸小道，藍色的門口掛有「Home」的吊飾。雖然在夢裡，我知道我再度來到遺族母親的家。

雖然是一片祥和景象，我的心卻快速跳著。我想開口說：「有人在家嗎？」但喉嚨卻卡住，說不出話來，我立在原地動彈不得。「有人在家嗎？」我張開口，喉嚨依舊發不出聲音。我直覺地低下頭來，驚恐地發現一隻隻手從地底竄出，藍色的門變成乳白色，隱隱發出亮光。

有個小男孩在哭泣。

「Hello？」我睜開眼睛，看見 Susan，她看著我說，「你作噩夢了。」我呼吸急促起來，又掉入夢境當中。

哭泣的小男孩在哪裡？「Hello？」我必須趕快找到他，下意識裡知道他有危險，但我的腳被幾隻手抓著，陷入泥土裡。我趴到地上，兩隻手用力往門邊爬去。我的手和地底的手不斷奮戰，我沒有時間了，我必須趕快開門，解救這個男孩。

我在床上翻來覆去，Susan 不斷叫我卻沒有用。

我的手腳都被抓住了。我用力喘著氣，重重地呼吸，卻似乎吸不到氧氣。在我腦海快速閃過演說家角落，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的 Sharon，紅色的燭光，到處亂飛的蜂鳥，扭曲的畫架。像在鬼電影看到的，我正在被吸入地底的黑洞裡。我依舊盯著白色的門，從霧面玻璃的

反射中，我看到一個吊在空中的人影。

「啊!!!」我大聲驚叫，從床上一躍而起。Susan 抱住我，免得我跌落床下，我抓住 Susan 的手臂，痛哭失聲。

「沒關係，只是夢，」Susan 安撫著我。我大口喘著氣，感覺快要窒息了。

「你現在很平安，」Susan 再次安慰我。

我看著她的眼睛，就好像看到 Sharon 的眼睛，那個遺族母親，決定要活下來。不為別的，只因為她相信活著，總有一天，會再與兒子相遇。即使她的眼睛日漸腫脹，頭髮散亂，臉已枯乾，在無數的暗夜裡，她想追隨孩子而去，但她告訴自己「活下來」。她俯案書寫，寫出淚，流出血，只因為這個傷極重，苦太深。在生死的關卡前面，她堅持著，屹立不動搖，她用活著來證明她是如此愛我。我先前因負氣沒有跟她說再見，這次也來不及說再見。

「Sharon!媽咪!」我抱住 Susan，痛哭失聲。

Susan 在我耳邊唸起她的詩：

你翩然到訪，從遠方
述說我，未曾聽過的語言
投向我，未曾相交的凝視
示現我，未曾擁有的身軀

這是夢 - 如夢的夢
一道深淵，我不斷跌入

跋

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；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

- 語自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